

若
萍

挣不断的 情丝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若 萍

挣 不 断 的 情 丝

四川文艺出版社·一九八七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曾志明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版面设计：杨 桦

书名 挣不断的情丝

作者 吴若萍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7年8月第一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张 8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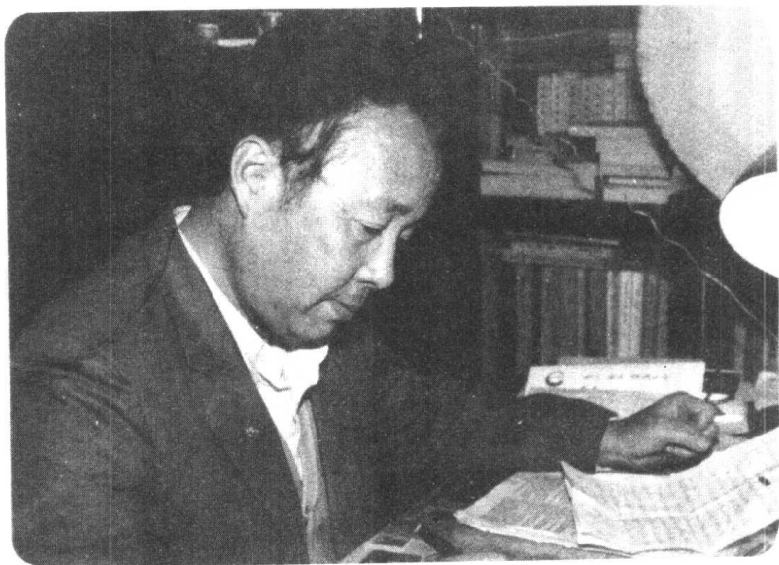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—24,150 册

字数 164 千

ISBN7—5411—0074—9/1·75

统一书号：10374·409

定价：1.55 元



作者近影



内 容 提 要

往事虽已过去，但它却深深埋在人们心间；这是小说，但它却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辛酸史：

道路泥泞，山径坎坷。有志不得报效，有爱不能成眷属。曲折离奇的分离离，记述了人生的艰难困苦；引人入胜的故事，寓藏着发人深省的哲理。

这是极左时代的社会缩影。

此外本集还收入了作者近年来写的同类题材的短篇，追忆过去，更珍惜今天。

目 录

挣不断的情丝	1
爆竹声中	176
起 步	185
虚 惊	196
“小神仙”之死	205
洗 衣 女	225
並未消逝的往事	238
並非荒誕的故事	248
特 别 旅 伴	264

挣不断的情丝

当车轮吻着你故乡的土地，
熟悉的情景又浮上我的心间，
无际嫩绿的田野中，
罗列着几个零星的村庄。
低矮的茅舍，
草筋泥巴的房墙，
门前的丛丛慈竹，
屋后盛开的荷花。
慈竹的微风中，
荷花的淡香里，
我默默地找着你失去的少女时光……

——摘自1979年的日记

L 街原是条安静的街道，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

入贯彻，日渐繁华起来，发展成新兴的缝纫市场。服装店连着服装店，街两边的裁剪铺子，一个比一个响亮的收录两用机，从这家商店或那家铺子里争响鸣叫着，以此来招引从四面八方汇集来这里的男女顾客。我来到一家新生服装店。这家生意分外兴隆，一间门面铺子让顾客挤得满满实实的，案板上一架三羊牌两用收录机，正播着于淑珍唱的《泉水叮咚》的歌曲；身材高大，头戴鸭嘴帽的老师傅，一面熟练地给顾客量着身上的各个部位，一面嘴里叽咕咕地计算着什么尺寸，每当他算好后，便偏过那长有络腮胡茬的脸，眯起浓眉下的一双狭长眼睛，向着坐在缝纫机前的身体已经发胖的中年妇女，报出他算好的尺寸数字。他们很忙，似乎连早饭都顾不得吃，以致煮在蜂窝煤灶上的稀饭发出阵阵糊味。我量好尺寸转身要走时，忽然想起量的尺寸要略放大些好套上毛线衣穿，于是便向那个记着尺寸的妇女说：“哎，同志，请你在衣料上再记下，按量好尺寸略放大些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记着尺寸的那个妇女抬起头来，向我表示歉意地说，“我们实在记不得那么多，你为什么在量尺寸时不先打声招呼？”

她说话时我才看清，她虽是徐娘半老，但风韵犹存，肌体丰满，新的深蓝布的对襟短褂，紧紧地裹在身上；在她向我表示歉意时，眼神里似乎仍闪耀着青春的光泽。我怔了一下，这眼神仿佛在哪里见过，特别是她讲话声音与我记忆中的一个声音是那样相似，引起我一种熟悉的，

但又是久远的回忆。于是我试探地问道：“你们生意这样好。原先你们在哪里做过？”

“他原是上海服装厂的高级技师。”她指了指戴鸭嘴帽的裁剪师傅自豪地说，“一九五六年支援W城服装厂时过来的。想不到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，后又搞成反革命集团，判刑到公安厅劳改服装厂，我们在一个车间劳动。这次他问题改正后，不想回原单位，愿意带着我……”

她话还没有说完，我就吃惊地尖叫了一声：“黎明，是你？”

“啊，鲁风！是你？”她也激动地叫道，“想不到你发福了，要不是你喊我的口音没有变……”

“做梦也想不到啊！”我高兴地叫道，“我找你找得好苦啊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？”

“整整二十年！”她歪着头想了想，“我今年四十四岁，算来你还差三个月零五天就吃五十岁的饭了。”

“你还记得我的年龄、生日？”我感激地说，“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，真是太奇了！”我环顾一下周围觉得人太多了，不便说话。便提议说：“我们出去摆谈一下好吗？”

她脸上掠过瞬间的犹豫，激动的眼光也立即暗淡下去了，垂下眼睑沉重地望着地下，好一会，她才走到忙着裁剪的那位大个师傅跟前，耳语几句，在那师傅点了点头之后，才尾随我走了出来。我看着这一切，感到很不舒服。

本想找个茶馆好好谈谈别后的一切，但她刚走到一条小巷口，便犹豫起来，终于在一处门楼边收住脚，转过身向我说：“不能走远，就在这里随便谈谈吧。”她朝着我文静地问：“自那次分别后，这么多年来你一切都还好吧？”

“唉，一言难尽。”我感叹地说，“总算熬过来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呀！”

“算来你的刑期早就满了，怎么也拖到……”

“刑期满后怎样？”她气愤地说，“刑期满后还要有三级接收证才能释放，我外面没有一个亲人，上哪弄这张证明。好在后来随了他。”她向铺子里指了指接着说。

“你跟那位师傅，”不知怎的，我有些嫉妒地问，“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”

“算来快二十年了。”她歪着头想了想，“那次因跟你见面误了上节目，回来受到全团批斗，又加了刑期，我思想越发抵触。他们怕我报复，便把我调离剧团，想用更沉重的劳动来改造我的所谓反动思想。我调到土石方大队，就跟他分在一个组，而且抬一根杠子。”

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一次我因变换工地路过一处大填方地段，在蠕动的人群中看到黎明时，她不顾一切地扑到我的怀里，被管教人员狠毒地抽了一抡条，接着就被一个戴着鸭嘴帽的大汉用身子挡住了。未必那大汉就是这位裁剪师傅？

她听了我的补叙，又歪着头想了想接着说：“就是

他。他不仅替我带杠子^①还经常做我的思想工作。那次我因当众拥抱你被认为犯了监改纪律，受到残酷批斗：六月间常被罚在太阳下暴晒，三九天罚跪在雪地里，不论那些犯人怎样斗我，我死也不开腔。”

这时，几个红男绿女青年拿着刚做好的时装，走进我们站着的门楼，在那里比试着，议论着。我们沉默地看着他们，直到他们一窝蜂地走了，她才又接着说：“他怕我想不通寻短见，凡是有说话的机会，总是开导我，劝我，要我想开些。我怎么想得开呢？与其这样折磨死，倒不如痛快死了好。一天我被斗得实在不想活下去，刚好摊着我点炮，我点着火线，便一下站到炮眼上，大声地向周围看的人吼道：‘你们听着，我黎明与鲁风相爱是光明正大的，我们没有任何罪行，今天我用死来抗议你们的暴行！’躲在一边的管教干部和犯人们，只好干瞪眼看着我，他们谁也不敢上来揪斗我，因为点着的火线正在噼噼地燃烧着，就要引起爆炸。我虽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去，可是压在心底的委屈、痛苦、愤懑终于全部吐露出来，这是何等快慰啊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忽然看到他从我离我不远的一块岩石后面跳了出来，直扑我来了。尽管我用石块、铁锹阻止他前进，可是他仍不顾一切，如同老鹰扑小鸡似的，一下把我推出去好几丈远，同时用身子紧紧压住了我。几乎就在这时，‘轰’的一声巨响，我们全昏过去

^① 即是装土的箩筐绳索更多靠近抬后杠的人，从而减轻抬前杠人的分量。

了。待爆炸的浓烟消去，我才苏醒过来，看他仍旧昏迷地压在我身上，一股股鲜血从他满是灰尘的脸上流出无数渠道来，接着他睁开血红的眼睛望着我，责备而又埋怨地说：“我跟你说了那么多，你就听不进去，幸亏我早注意了。眼看天就要亮了，邓小平不是又出来主持中央工作了吗？各方面都在进行整顿，你就等不及了？”我似乎一下醒了过来，对他充满了感激。”

我又想起以前的一个梦境：她立在我的床边，落月照在她满是血泪的脸上，她似乎从远道而来，仿佛有什么话要对我讲，可是又难于启齿。未必这个梦境就是她现实生活的写照吧？难道是他对她的营救给她以背叛我的力量？

“也就是说，从那以后你爱上他了？”我插断她的话问道。同时一股酸、甜、苦、辣的复杂感，一下涌上心头。

“这叫我怎么说呢？”她抬起头来望着我，似内疚、似自责地说，“我只能要你原谅我，原谅我们分别不是五年，十年，十五年，而是二十年；在这二十年中，我又跟他这样一个如同你一样善良、勇敢的人一起生活。你知道我情感的弱点，我不怕高压，我最怕碰到象你这样一些男子。再说时间是二十年，二十年什么不在变化……人的情感又怎能例外呢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我终于抑止不住自己激动地叫道，“难道，你能忘记过去我是怎样爱过你的么？你能忘记……”

由于我的激动，引来好多路人的注视，我不得不抑制自己，空泛地看着别处，似乎什么也没发生。然而我的激动，仿佛搅动了潜在她心底深处的某种回忆，她又亲切地叫了我一声，说：“风哥，我怎么会忘记我们的过去啊！在你极度痛苦中，我是跟你一块受难的。在流浪中，在法庭上，在劳改队中，我都真诚地爱过你，而你也以同样代价回答了我。我永久怀念我们过去的那段情感，也永久爱着过去的你。然而现在我要请你宽容。我们是二十年的分别，而在这期间，又不能互通信息，又必须生活在各自不同的现实世界中，我又遇到这样一个人，这就使我们情感不可能一成不变，因此，我希望你把我忘了吧。当然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困难的，痛苦的，但不这样也是没有办法的。”

“这就是你出来后一直不敢来找我的原因？”我望着她问，痛苦得浑身都在发抖。

“是的。”她坦然地点着头说，“因我已把情感转到另一个人身上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是没有办法再拉回来了。啊，请你原谅，我听见他，”她指了指隔壁的铺子说，“他喊我回去吃饭了。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。”她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说：“你的衣裳做好，我会找我弟弟给你送去。你别再来了，看到你，想到我们过去的一切，对我们来说都是痛苦的。我只有一点希望，请你很快把我忘了，很快地有新的家庭。我相信你会坚强起来的。”说着，她松开我的手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但我却见她一边走

着一边举手揉着眼睛。我知道那是把涌出的泪水再揉回去。

“她说得对。”她走后，我在人群中奔走时在心里这样说，“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一不在发展着、变化着，人的情感也不会例外。漫长的二十年呵！不过我深信，我们虽然分开了，可是我们彼此曾经表现出为纯真爱情的献身精神，却是人类社会中最美好的情感，即使五十万年后，地球上一切生物都不复存在了，这美好情感的精英，仍会闪闪发光，孕育着新生命成长……”

上 篇

一九五七年早春，我所在的S文工团要在W城招收一批女青年舞蹈演员，报名的人络绎不绝，但考试成绩和身体条件都不够理想，唯独一个叫黎明的年轻姑娘，不仅成绩优异，仪表和身体条件也非常出众。在担任主考的剧团党委秘书唐官佐——一个剪着刷子似平头，鼓凸眼睛上满是红丝的中年人——叫到她名字时候，只见她熟练地脱去身上那件质地很好，但经过翻改的女式呢大衣，露出一身显然是早年缝制，缀满补丁的黑布对襟短褂裤，使她那婀娜修长的身材和发育丰满的胸部显得更富有弹性。只见她把垂在

胸前的乌黑圆粗的发辫顺手甩向背后，抬起那张椭圆形饱满的、活跃着一双乌黑晶亮眼睛的面孔，向伴奏钢琴的小王微微地点了点头，便随着音乐的节奏，轻盈地滑进了舞池。她足尖轻轻地滑动，柔慢地舒展起两臂。忽然两腿腾跃凌空下来，做了个一字式的大撕腿，接着将上身柔软地伏倒在地面上，直到她那平整、宽阔的前额碰到向上翘起的脚尖，才又将身肢缓慢地立起，柔软地倒向后去，待到那从中间分开，乌亮蓬松的头发碰到她另一条平于地面的脚后跟，如此前后仰合数次，又弹起旋转……那身肢如同面条一样柔软，浮云一样飘渺，梦幻一样的迷人，特别是她那双乌黑晶亮充满青春光泽的眼睛，随着音乐节奏的变化时而兴奋，时而朦胧，又时而悒郁，把参加主考的人全带到舞蹈意境中去了，直到她结束了自选段落的表演，走出舞池，人们才从既定的情景中醒了过来。也许是感到意外，我们几个担任招考评选的人，都不自觉地交换了一下眼光。那眼光是赞许中含有欣喜，欣喜中含有惊讶。当我的眼光，跟担负招考负责人、剧团党委秘书唐官佐碰了个正着时，便向他试探地但却充满赞许口气地问：

“这个怎样？”

“各方面都好。”他取下衔在嘴上的香烟，不断眨巴着那双凸突的、满是红丝的眼睛，低声感叹说，“可惜象她这样水平的人太少了。”说完他用手抓了抓刷子似的平头。

“那么，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把她定下来呢？”我立即

担心地想到离我们住地不远的军区文工团也在招考，每天上街路经军区门口都看到一群应考的男女青年在那里出出进进，如果不立即定下来，她一定会在女友的邀约下再去报考军区文工团，那么就很可能让军区文工团挖去。因为招到一个在各方面都算得上标准的女舞蹈演员实在不容易啊！于是我低声提醒唐官佐说：“军区文工团也在招考，是不是这就……”

“这就定下来？”他取下嘴上的香烟，插断我的话，努力睁大那双象烧红煤球的眼睛望着我反问道，“团长不在家，还要……我怎么能够决定？”

我当然知道，我们只是初试，还得由文工团长崔桦亲自主持复考，再进行体验、政审，最后才报局政治部审批，其中还有一大串手续要办，但团长崔桦眼下正领着剧团在上千里外的险山恶水工地上演出，何时回来还没个准儿。如就黎明这个具体对象来说，什么复考？几天来考试情况没有一个能与她相比的，体格检查？那岂不是笑话，瞧她一脸健康相，连身上的每根毛孔似乎都在散发着青春气息。至于政审，就更说不上，登记表上写的是十九岁，解放时不过只是个小学生罢了，还能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。于是我表示异议地说：“你说的那些，对这个叫黎明的来说，都是不存在的，只是走走过场罢了。”这时其他几个担任考试的剧团导演、老演员也都围了过来，我趁机向他们说，“你们想嘛……不是我们越权行事，是情况特殊，特殊情况就应该特殊对待嘛！为了团里能招到

个……倘是放掉了，团长回来也许会真的批评我们胆小鬼，不敢当机立断处理问题哩！”

参加招考的人也都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唐官佐本人听了我的陈述也陷入深思，眼睛凝视脚边地上的落叶，牙齿咬紧着，以致衔在两片嘴唇之间的香烟都快烧到嘴皮仍没有觉察。

“如果团长回来批评，”唐官佐好一会抬起头来啐掉嘴上烟蒂，望着我激将地说，“你敢顶着，敢负这个责吗？”

“我顶着，我负责好了。”想到他是招工负责人，怕承担责任，我有些气愤地说。同时又在心里骂道：“胆小鬼，好一个老奸巨滑的家伙，要是做对了，你就去领功，倘是做错了，便把责任一下推给我。”

“那你就通知她好了。”唐官佐又点燃了一根烟，吸了一口，郑重其事地说，“团长回来由你向他汇报好了。”仿佛日后一切责任都与他无关。

我是刚从部队转业来的，身上还留有部队那种特有的敢闯敢冲的精神，同时又想到团长崔桦也是爱才的，为调我来团创作组，加强剧团反映现实生活的力量，他曾多次打电话找军区干部部商量。想来为了提高团里演出质量，我这样做，他也不会说什么的，于是我更加不满地冲着唐官佐说：“我通知就我通知，我汇报就我汇报，大不了……”

“那好，那好。”唐官佐边说边转身走了。